

春到梅江

罗张琴

·遇见·

小村医生

舒维秀

一个春雨潇潇的早上，我们驱车来到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镇柳寨村，拜访退休乡村医生吴玉华。

七十五岁的吴医生，和我们聊起他五十多年来行医的故事。那年他二十出头，大女儿刚刚出生，经常发烧咳嗽。当时村里医疗条件有限，住在邻乡的岳父是医生，他就常常向岳父讨教，也向邻寨的民间医师们请教。看到乡亲们缺医少药，他觉得自己既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，应该做点什么。于是，他又到卫生学校学习了几个月，在大队做了赤脚医生，从此走上了为乡亲们行医治病的道路。

吴医生行医五十多年，一年四季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，只要有病人敲门喊医，他都起身出诊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他去本乡廖溪村出诊。天黑路滑，他骑着自行车不小心摔下路坎，左脸磕破了一块皮。他只简单处理一下，继续赶路。那时乡亲们手头普遍不宽裕，他在同等药效下尽量选用便宜药，想方设法为乡亲们减轻负担。家里确实困难的，免费看诊；一时手头紧的，赊着，从不去催讨。

罩子溪村的吴江南，是吴医生的“老患者”了。她二十多岁就得了胃病，吴医生知道她家里困难，经常给她免费送药，直到她胃病康复。她无以为报，给吴医生做了双布鞋，表达感激之情。现在她六十多岁了，出门赶场，还常来看望吴医生。青山口村的龙希来，风湿瘫痪在床一个多月，吴医生骑着摩托，每天跑一两次，来回两个多小时，给他扎银针、开药吃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，他终于能站起来行走了……几十年来，吴医生治好的患者数不胜数。

药品紧缺的年代里，长满草药的青山成了吴医生眼中的“聚宝盆”。他经常上山去采草药，有时还喊上亲戚朋友帮忙，一脚泥一身汗。凡有来家里看病的，他和妻子都热情接待，到了饭点，还要留人家吃饭。最多的一天，他们家为患者煮了五次饭。当年交通不便，天色晚了，患者回不去，吴医生还留他们住宿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患者多是车来车回，但吴医生家一楼仍然留出两间房，铺上几张床，为需留宿的患者准备着。

吴医生拿出一本笔记给我们看，上面工工整整记录着许多药方。“都是我这么多年整理的，这个是治疱疹的，这个是治痛风的。”他一边给我指着，一边介绍：“这些方子都可公开，有需要的，都可以手抄或手机拍照拿去。”

从岳父那代算起，吴医生一家四代行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村民吴水清想拜吴医生为师。吴医生看他人踏实，就同意了。吴水清学了医术，在附近乡村设立了几处诊疗点，方便求医问药的乡亲。二十多年前，从卫校毕业的儿媳张荷珍嫁进吴家，又跟吴医生学中医。后来张荷珍到医学院进修后，成了柳寨村的一名村医。

我们来到柳寨村卫生室找张荷珍，她刚好外出为一位老人测血压回来。个子不高、戴着眼镜的张荷珍说柳寨村的情况开头是道。她说，现在的柳寨村是由原柳寨村和廖溪村合并的，除外出务工人员，在村居住的有八百六十多人，全村有七十二个高血压、二十个糖尿病患者。除了关注这些慢性病患者，还要做好日常的健康教育、预防接种、儿童和孕产妇健康管理、传染病报告和处置等。工作内容蛮多的，但还顾得过来。张荷珍每两周上门一次，给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量血压、测血糖，询问病情，嘱咐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。村里患病的老人，提起张荷珍都满面笑容：“荷珍天天操心我们的病情，比自家孩子还细心呢！”

医家环境的熏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让吴医生的两个孙子对学医也产生了兴趣。大孙子两年前从长沙医学院毕业后，成了一名针灸康复医生。正在读高二的小孙子，也立志要报考医科院校。吴医生目光看得更远，他拿出部分精力，整理各类医方，归纳总结几十年的行医经验，打印了两本资料册子，留给需要的医疗单位和医者参研。

吴医生说：“以前虽然也叫卫生室，但没有专门场地，就拿自家木房来做卫生室，门口挂块牌子，条件简陋，药品稀缺。现在不同了，新修的村部，专门划出四间房，用作诊疗室、留观室、治疗室和药房，配备了相应设备，条件好多了。”

吴医生六十岁那年退休，但乡亲们遇到什么健康问题，还是想听听吴医生的意见。因吴医生年事渐高，后来又因腰痛住院做了两次手术，家人不许他再跑远路，他便在家里接受乡亲们的咨询。他说：“我要一直在柳寨为乡亲们的健康工作，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。”



山上打零工，帮当地果农做剪枝、施肥、采摘等活计。伍保生是个实诚人，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。老支书看在眼里，对他格外照顾。

有一天，老支书问伍保生，想不想种脐橙？伍保生说，想，做梦都想，只是担心自己一没山岭、二没技术，光有一身力气怕是种不好这“发财树”。

“保生啊，想就对了。”老支书把伍保生带上脐橙园观景台，“你看，咱们村有这么大片得天独厚山岭，最适合种脐橙，咱村种出来的脐橙好啊。没山可以租哇，没技术，我当你师傅。”一语点醒梦中人，伍保生赶紧下山，张罗家里人一起，找村委会、找山主，一口气租下二十多亩山岭。

伍保生在二十多亩山岭上，种下了一千二百棵脐橙树。一千二百棵脐橙树，年收入大体稳定在二十万元以上。不少人夸赞伍保生，他急急摆手，他说在他们村一年收入七十万元以上的至少二十户，自己还差得远呢。

我以为管理一千二百棵脐橙树会很辛苦，伍保生告诉我，压根算不上。他说：“这几年，种脐橙，防虫害用无人机，浇水施肥用化肥池，只需开关一拧，水呀肥呀很快就流进了山地。什么时候培土、施肥、剪枝，村里专聘的农技员在微信群里说得一清二楚，照做就是了。果子成熟，在劳务群里一吆喝，远近十里八村打零工的人齐齐就来了，误不了采摘大事。村里还有专门合作的快递公司，帮着打包销售。我每天在这山上走一走，就像是在公园里上班，轻松自在得很。”

这个春日，我紧锣密鼓从梅江两岸的乡村走过，无数农民已在为春耕做着万全的准备。当燕子追上阳光，犁铧翻动土壤，幸福乡村的图景将填满每一双饱含希望的眼睛。

图①：江西宁都团结水库。 朱海鹏摄

图②：游客在肖田乡小吟村游玩。

石伟雄摄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能种两季。

2020年，梅江灌区项目启动了前期工作，2022年，正式立项。一张以团结水库为龙头，两岸输配水工程为骨架，中小水库、水陂、泵站为关节的“长藤结瓜”式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网将于几年内全面织成。那时，梅江这张水网将能哺育近八十万人口，浇灌“赣南粮仓”近六十万亩农田。

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，老丁一直因这个好消息激动不已。在他眼中，土地是他的命，水渠是最重要的一根藤，藤中有水，禾苗才会青，稻谷才能熟，土地才会长出宝贝来。一有时间，老丁就往梅江灌区项目工地上跑。施工人员不解，问他，工地上又脏又乱，除了水泥、卵石和搅拌机，啥也没有，跑那么勤，想瞅个啥？老丁只笑，不回答。

“老丁，长藤结瓜，稻菽满仓哈。”我与老丁握手告别，他向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：这个春节，他又流转了五十多亩耕地。他无比期待着“水网”的织成将给他的田地带来稳定的好收成。

三

“田家汨汨流水浑，一树高花明远村。春意不关残照好，却将微雨送黄昏。”这首宋诗，可用作眼下会同乡谢家坊村万亩脐橙园黄昏胜景的写照。

山风浩荡，白云飘飞，鸟鸣清幽，绿树成荫。伍保生看得入了迷。多年前，这里全是荒山坡地，为响应市里的号召，老支书带头上山种脐橙。政府大力支持，通水、通电、通路，为种植户免费提供苗木，一起细心呵护着“产业幼苗”的成长。如今，谢家坊的脐橙园已由过去的几百亩扩展到如今的上万亩。每到丰收季节，黄澄澄的脐橙挨挨挤挤，长势喜人。

伍保生着迷于山中光景，耕种之余，常去



②

乡甜

徐楠

的成长。一年后，树苗长大，很快挂了果。摘一颗放进嘴里，她觉得自己种出来的果比娘家的要更甜、更脆。

喜不自胜的盘春梅拎着一袋黄桃下山，第一时间找到了乡里的农技干部。“水源好，果品就好”，农技干部对她的黄桃赞不绝口，告诉她黄桃种植的最佳区域在海拔四百米到一千四百米之间，低于四百米则口感差，高于一千四百米则产量低，高过一千八百米则不挂果。农技干部说，小吟村简直就是种植黄桃的宝地。

吃下“定心丸”的盘春梅不再犹豫，她一边在房前屋后不断“拓荒”，一边联系几户乡邻组团盘下附近山岭。那年春节，盘春梅带着五户人家开辟了属于小吟村的第一片桃园。陆续续续，东溪有了十八户黄桃种植户。他们以“一户一股，按户分红”模式成立合作社，统一苗木、种植、收购、农资，分户管理。

每年7月，社员将采摘的黄桃统一送合作社品检，三两以上的由合作社收购，再由合作社打包外销，全部收益按股分红。2019年，小吟村依靠黄桃等产业，一举摘下深度贫困村的帽子。而盘春梅所带领的合作社，仅2022年黄桃总产量就达二十多万斤，总产值两百多万元，人均增收六万元以上。朗际村一百亩，带源村二百亩……小吟周边，许多村民也紧随其后，步入黄桃种植的事业中。

二

顺流而下，去往洛口镇。

洛口镇，山不多，气温低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果木林。当地人除了打工，生活的全部希望系在种田这件事上。取名洛口，是因为支流琳池河和团结水库在此地汇流。事实上，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团结水库，流往洛口镇洛口村方向的水渠，因年久失修而渠道堵塞，灌溉效益越来越差。尤其王马舍村小组的那一千多亩储水困难的沙田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望天田”，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电灌站抽水或引山泉水来为粮田解渴。

五十出头的老丁，是王马舍村一位地道的农民。刚成家那会，他只想守着家中几亩薄田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几年过去，老丁就耐不住了，家里那几亩沙田，可真是薄田啊，雨季储不住多少水，天旱时，简直是个漏斗。田里少水，这田该怎么种？老丁一天到晚往田里跑断腿，稻谷的成色总是不饱满，自然也没能种出啥好收成来。

老丁只好挥别妻儿，离开家乡，去外地打工。在外打工的这些年，老丁的眼界宽了，他觉得，过日子，开源才是硬道理。打工攒了一些钱之后，老丁回到了村里。

这些年，国家大兴水利，来水的渠道多了，生产生活用水得到了保障。重新做回农民的老丁，先是流转了一百亩农田，再掏出积蓄买了拖拉机、收割机等。用水有了保障的沙田，再不是“望天田”，也不再是薄田，一季产量增加三成以上不说，还由过去只能种一季变成了



如果说宁都县像赣南版图上的一枚树叶，那么由北向南、先后汇集五百七十多条大小支流、贯穿县境腹地的梅江，就是这枚树叶的叶脉。

溯源而上，我在宁都县最北端的肖田乡，与一座山劈面相逢。山叫王陂嶂，峰不高，没有险峻的压迫感，谷也不深，没有原始的神秘感，它只静静横亘在我的眼前。道道山溪从其间流出，汇成梅江源头，也是赣江源之一。

肖田乡有许多古村，几乎每一座古村都是一个客家姓氏的聚集地。一条大黄狗摇着尾巴，从朗际村古旧的牌坊跑出。几个老妇人在晒谷场边晒太阳，边手纳客家鞋垫，她们纳几针，停下来说几句；说几句后，又将针在依然乌黑的头发间摩擦几下，接着纳。她们身后的短墙外，一树梨花瓷白带雨，半亩方塘水波涟漪，数垄菜地青苗灵动，好一幅田园春色图画。

不过，肖田乡最出彩的还不是阴际古色，而是从小吟村生发出来的桃红色。尽管此刻，小吟村东溪村小组的几百亩黄桃基地，树上挂着的还只是星星点点的花苞，但盘春梅知道，不多时日，漫山遍野便会开出属于桃红的磅礴气势。

每个春天，一靠近黄桃树，盘春梅就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嫁过来时小吟村的样子。那时的小吟村，土地贫瘠。粮食只能种一季不说，因气候偏冷，产量很低。高山环绕，许多土地晒不到太阳，竟连青菜都种不出。

跟村里的许多年轻媳妇一样，为了谋生，盘春梅跟丈夫外出打工。后来，因婆婆中风，她又回到了家中。

因窘的盘春梅回了一趟娘家，想向亲朋好友借点钱做个小本生意。

轿车、新房……娘家生活的变化令盘春梅深感惊讶。当她得知所有变化的源头竟然只是田间山头多出来的那些黄桃树时，她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。

盘春梅一鼓作气爬上娘家山头最高处，遥望远处婆家的方向。婆家山头其实跟娘家山头的样子很像，何不带十株树苗回去试试？她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小心关照着十株树苗

飞云江下游南岸的浙江瑞安马屿镇是我外婆的家。那里蔗田成片，家家做红糖，儿时熟悉的景观都被甜蜜的气息笼罩着。我的乡愁是甜的。

马屿糖蔗身段纤细，表皮白中带黄，蔗节上长着软软细细的绒毛，洗干净后像璞玉一般晶莹。糖蔗吃起来口感紧实，糖分很高，适合炼糖。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齐梁时期，马屿人就开始种植糖蔗、压榨制糖，直到现在，仍采用流传千年的古法制糖。

马屿红糖很有特点。颜色是浅浅的土黄而非深红色，最出名的马屿上安村红糖，嫩黄中带着粉色，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。老一辈人说，马屿红糖还会“爬”呢。因为红糖刚做出来的时候，非常松软、细腻，仿佛散落的积雪，又像松松的沙流，看起来就像是红糖颗粒在“爬”一样。这说法可真形象。

一代代马屿人生活中离不开糖蔗和红糖。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，大家要带上几捆糖蔗，祝福新年进步节节高。结婚、生子、乔迁的

大喜事，更是离不开红糖这滋补喜庆的佳品。糖蔗在秋末冬初采收，小时候天气一变冷，我就开始盼着去马屿，因为这时候有清甜多汁的糖蔗吃。

那时候每次从瑞安市区去外婆家都是个大工程。交通不便，短短十八公里的路程要辗转两个小时，先坐渡轮穿过飞云江，换乘小面包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后，终于看到一片片黄绿色蔗田。看到一株株高大的糖蔗，红糖那厚重的甜香味就已经在味蕾里弥漫。我欢呼雀跃起来：“外婆家快到了！”最后一项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，一路骑呀，骑呀，经过老街上的南货店、裁缝铺、小吃店，经过一排排晾晒着瀑布一般雪白的索面、粉干的架子，看到了粮站高高的围墙和厚重的大铁门，对面就是外婆家了。我迫不及待地蹦下车，外婆笑眯眯地等在门口说：“嗨啊，你来啦，外婆给你煮碗点心吃吧！”

外婆总给我煮两个荷包蛋，撒上一层红糖。每次我都吃得心满意足。

马屿红糖的经典吃法有很多种。红糖撒在刚蒸出笼的糯米饭上，香气四溢。最绝的还要数红糖鸡蛋炖自酿黄酒，那馥郁的香味和醇厚的口感，令人一尝难忘。母亲常跟我说，她小时候红糖很珍贵，最喜欢吃的是“糖碗”，将新鲜红糖熬得稠稠的，稍待冷却后压扁切成条状，清香可口，富有嚼劲，在当时可是非常时髦的糖果。每年农历十月廿三日马屿“会市”正逢新糖上市，在这个古老又热闹非凡的市集上，抢购“糖碗”是孩子们最大的乐事。

现在买“糖碗”很方便。飞云江上早就建起了多座大桥，路程缩短到二十分钟。如今的马屿村，上千亩的蔗田边一个挨一个地用蔗叶搭起了古法制糖坊，夕阳下炊烟袅袅。制糖期很短，仅有一个半月时间，制糖坊都是日夜轮班赶工。十多位老师傅采用“连环锅”和“直风枪灶”老工艺，挥汗如雨三个多小时才能做出一批红糖。

古法制糖坊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热门体验项目，人们从各市县赶来，重温这一古老的